資治通鑑/卷06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

► 卷六十七

起屠維赤奮若，盡昭陽大荒落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66卷

【漢紀五十八】 起屠維赤奮若，盡昭陽大荒落，凡五年。

孝獻皇帝辛建安十四年〈（己丑，公元二零九年）〉

春，三月，曹操軍至譙。

孫權圍合肥，久不下。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，長史張紘諫曰：「夫兵者凶器，戰者危事也。今麾下恃盛壯之氣，忽強暴之虜，三軍之眾，莫不寒心。雖斬將搴旗，威震敵場，此乃偏將之任，非主將之宜也。願抑賁、育之勇，懷霸王之計。」權乃止。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，久而未至。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，偽得喜書，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，遣主簿迎喜。三部使繼書語城中守將，一部得入城，二部為權兵所得。權信之，遽燒圍走。

秋，七月，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，出肥水，軍合肥，開芍陂屯田。

冬，十月，荊州地震。

十二月，操軍還譙。

廬江人陳蘭、梅成據灊、六叛，操遣蕩寇將軍張遼討斬之；因使遼與樂進、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。

周瑜攻曹仁歲餘，所殺傷甚眾，仁委城走。權以瑜領南郡太守，屯據江陵；程普領江夏太守，治沙羨；呂范領彭澤太守；呂蒙領尋陽令。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，領徐州牧。會劉琦卒，權以備領荊州牧，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。備立營於油口，改名公安。權以妹妻備。妹才捷剛猛，有諸兄風，侍婢百餘人，皆執刀侍立，備每入，心常凜凜。

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。幹以才辨獨步於江、淮之間，乃布衣葛巾，自托私行詣瑜。瑜出迎之，立謂幹曰：「子翼良苦，遠涉江湖，為曹氏作說客邪？」因延幹，與周觀營中，行視倉庫、軍資、器仗訖，還飲宴，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。因謂幹曰：「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行計從，禍福共之，假使蘇、張共生，能移其意乎？」幹但笑，終無所言。還白操，稱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辭所能間也。

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：「天下之人，材德各殊，不可一節取也。儉素過中，自以處身則可，以此格物，所失或多。今朝廷之議，吏有著新衣、乘好車者，謂之不清；形容不飾、衣裘敝壞者，謂之廉潔。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，藏其輿服；朝府大吏，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。夫立教觀俗，貴處中庸，為可繼也。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，勉而為之，必有疲瘁。古之大教，務在通人情而已。凡激詭之行，則容隱偽矣。」操善之。

孝獻皇帝辛建安十五年（庚寅，公元二一零年）

春，下令曰：「孟公綽為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。若必廉士而後可用，則齊桓其何以霸世！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，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！

二月，乙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冬，曹操作銅爵台於鄴。

十二月，己亥，操下令曰：「孤始舉孝廉，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，恐為世人之所凡愚，

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，故在濟南，除殘去穢，平心選舉。以是為強豪所忿，恐致家禍，故以病還鄉里。時年紀尚少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，欲秋夏讀書，冬春射獵，為二十年規，待天下清乃出仕耳。然不能得如意，徵為典軍校尉，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，使題墓道言『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』，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難，興舉義兵。後領兗州，破降黃巾三十萬眾；又討擊袁術，使窮沮而死；摧破袁紹，梟其二子；復定劉表，遂平天下。身為宰相，人臣之貴已極，意望已過矣。設使國家無有孤，不知當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！或者人見孤強盛，又性不信天命，恐妄相忖度，言有不遜之志，每用耿耿，故為諸君陳道此言，皆肝鬲之要也。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，歸就武平侯國，實不可也。何者？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，既為子孫計，又己敗則國家傾危，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！然兼封四縣，食戶三萬，何德堪之！江湖未靜，不可讓位；至於邑土，可得而辭。今上還陽夏、柘、苦三縣，戶二萬，但食武平萬戶，且以分損謗議，少減孤之責也！」

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，備以周瑜所給地少，不足以容其眾，乃自詣京見孫權，求都督荊州。瑜上疏於權曰：「劉備以梟雄之姿，而有關羽、張飛熊虎之將，必非久屈為人用者。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，盛為築宮室，多其美女玩好，以娛其耳目；分此二人各置一方，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，大事可定也。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，聚此三人俱在疆場，恐蛟龍得雲雨，終非池中物也。」呂范亦勸留之。權以曹操在北，方當廣攬英雄，不從。備還公安，久乃聞之，歎曰：「天下智謀之士，所見略同。時孔明諫孤莫行，其意亦慮此也。孤方危急，不得不往，此誠險塗，殆不免周瑜之手！」

周瑜詣京見權曰：「今曹操新政，憂在腹心，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。乞與奮威俱進，取蜀而並張魯，因留奮威固守其地，與馬超結援，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，北方可圖也。」權許之。奮威者，孫堅弟子奮威將軍、丹楊太守瑜也。周瑜還江陵為行裝，於道病困，與權箋曰：「修短命矣，誠不足惜；但恨微志未展，不復奉教命耳。方今曹操在北，疆場未靜；劉備寄寓，有似養虎。天下之事，未知終始，此朝士旰食之秋，至尊垂慮之日也。魯肅忠烈，臨事不苟，可以代瑜。儻所言可采，瑜死不朽矣！」卒於巴丘。權聞之哀慟，曰：「公瑾有王佐之資，今忽短命，孤何賴哉！」自迎其喪於蕪湖。瑜有一女、二男，權為長子登娶其女；以其男循為騎都尉，妻以女；胤為興業都尉，妻以宗女。初，瑜見友於孫策，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。是時權位為將軍，諸將、賓客為禮尚簡，而瑜獨先盡敬，便執臣節。程普頗以年長，數陵侮瑜，瑜折節下之，終不與校。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，乃告人曰：「與周公瑾交，若飲醇醪，不覺自醉。」

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，代瑜領兵，令程普領南郡太守。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，與共拒曹操，權從之。乃分豫章為番陽郡，分長沙為漢昌郡；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，魯肅為漢昌太守，屯陸口。

初，權謂呂蒙曰：「卿今當塗掌事，不可不學。」蒙辭以軍中多務。權曰：「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！但當涉獵，見往事耳。卿言多務，孰若孤！孤常讀書，自以為大有所益。」蒙乃始就學。及魯肅過尋陽，與蒙論議，大驚曰：「卿今者才略，非復吳下阿蒙！」蒙曰：「士別三日，即更刮目相待，大兄何見事之晚乎！」肅遂拜蒙母，結友而別。

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，在縣不治，免官。魯肅遺備書曰：「龐士元非百里才也。使處治中、別駕之任，始當展其驥足耳！」諸葛亮亦言之。備見統，與善譚，大器之，遂用統為治中，親待亞於諸葛亮，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。

初，蒼梧士燮為交趾太守。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，州郡擾亂，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，黃領九真太守，武領南海太守。燮體器寬厚，中國人士多往依之。雄長一州，偏在萬里，威尊無上，出入儀衛甚盛，震服百蠻。朝廷遣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。津好鬼神事，常著絳帕頭，鼓琴、燒香，讀道書，云可以助化，為其將區景所殺。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為刺史。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，表又遣吳巨代之。朝廷賜燮璽書，以燮為綏南中郎將，董督七郡，領交趾太守如故。後巨與恭相失，巨舉兵逐恭，恭走還零陵。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，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。吳巨外附內違，騭誘而斬之，威聲大震。權加燮左將軍，燮遣子入質。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。

孝獻皇帝辛建安十六年（辛卯，公元二一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，置官屬，為丞相副。

三月，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，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，與繇會。倉曹屬高柔諫曰：「大兵西出，韓遂、馬超疑為襲己，必相扇動。宜先招集三輔，三輔苟平，漢中可傳檄而定也。」操不從。關中諸將果疑之，馬超、韓遂、侯選、程銀、楊秋、李堪、張橫、梁興、成宜、馬玩等十部皆反，其眾十萬，屯據潼關；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，敕令堅壁勿與戰。命五官將丕留守鄴，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，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，留統諸軍，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，統留事。

秋，七月，操自將擊超等。議者多言：「關西兵習長矛，非精選前鋒，不可當也。」操曰：「戰在我，非在賊也。賊雖習長矛，將使不得以刺，諸君但觀之。」

八月，操至潼關，與超等夾關而軍。操急持之，而潛遣徐晃、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浦阪津，據河西為營。閏月，操自潼關北渡河。兵眾先渡，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。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，矢下如雨，操猶據胡床不動。許褚扶操上船，船工中流矢死，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，右手刺船。校尉丁斐，放牛馬以餌賊，賊亂取牛馬，操乃得渡。遂自蒲阪渡西河，循河為甬道而南。超等退拒渭口，操乃多設疑兵，潛以舟載兵入渭，為浮橋，夜，分兵結營於渭南。超等夜攻營，伏兵擊破之。超等屯渭南，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，操不許。九月，操進軍，悉渡渭。超等數挑戰，又不許；固請割地，求送任子。賈詡以為可偽許之。操復問計策，詡曰：「離之而已。」操曰：「解！」韓遂請與操相見，操與遂有舊，於是交馬語移時，不及軍事，但說京都舊故，拊手歡笑。時秦、胡觀者，前後重沓，操笑謂之曰：「爾欲觀曹公邪！亦猶人也，非有四目兩口，但多智耳！」既罷，超等問遂：「公何言！」遂曰：「無所言也。」超等疑之。他日，操又與遂書，多所點竄，如遂改定者；超等愈疑遂。操乃與剋日會戰，先以輕兵挑之，戰良久，乃縱虎騎夾擊，大破之，斬成宜、李堪等。遂、超奔涼州，楊秋奔安定。

諸將問操曰：「初，賊守潼關，渭北道缺，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，引日而後北渡，何也？」操曰：「賊守潼關，若吾入河東，賊必引守諸津，則西河未可渡，吾故盛兵向潼關；賊悉眾南守，西河之備虛，故二將得擅取西河；然後引軍北渡。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，以二將之軍也。連車樹柵，為甬道而南，既為不可勝，且以示弱。渡渭為堅壘，虜至不出，所以驕之也；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。吾順言許之，所以從其意，使自安而不為備，因畜士卒之力，一旦擊之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。兵之變化，固非一道也。」

始，關中諸將每一部到，操輒有喜色。諸將問其故，操曰：「關中長遠，若賊各依險阻，征之，不一二年不可定也。今皆來集，其眾雖多，莫相歸服，軍無適主，一舉可滅，為功差易，吾是以喜。」

冬，十月，操自長安北征楊秋，圍安定。秋降，復其爵位，使留撫其民。

十二月，操自安定還，留夏侯淵屯長安。以議郎張既為京兆尹。既招懷流民，興復縣邑，百姓懷之。遂、超之叛也，弘農、馮翊縣邑多應之，河東民獨無異心。操與超等夾渭為軍，軍食一仰河東。及超等破，餘畜尚二十餘萬斛，操乃增河東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。

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，璋不能用，又為其州裡俱僑客者所鄙，正邑邑不得志。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，自負其才，忖璋不足與有為，常竊歎息。松勸璋結劉備，璋曰：「誰可使者？」松乃舉正。璋使正往，正辭謝，佯為不得已而行。還，為松說備有雄略，密謀奉戴以為州主。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，璋聞之，內懷恐懼。松因說璋曰：「曹公兵無敵於天下，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，誰能御之！劉豫州，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，善用兵。若使之討魯，魯必破矣。魯破，則益州強，曹公雖來，無能為也。今州中諸將龐羲、李異等，皆恃功驕豪，欲有外意。不得豫州，則敵攻其外，民攻其內，必敗之道也。」璋然之，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。主簿巴西黃權諫曰：「劉左將軍有驍名，今請到，欲以部曲遇之，則不滿其心；欲以賓客禮待，則一國不容二君，若客有泰山之安，則主有累卵之危。不若閉境以待時清。」璋不聽，出權為廣漢長。從事廣漢王累，自倒縣於州門以諫，璋一無所訊。

法正至荊州，陰獻策於劉備曰：「以明將軍之英才，乘劉牧之之懦弱；張松，州之股肱，響應於內；以取益州，猶反掌也。」備疑未決。龐統言於備曰：「荊州荒殘，人物殫盡，東有孫車騎，北有曹操，難以得志。今益州戶口百萬，土沃財富，誠得以為資，大業可成也！」備曰：「今指與吾為水火者，曹操也。操以急，吾以寬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譎，吾以忠。每與操反，事乃可成耳。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，奈何？」統曰：「亂離之時，固非一道所能定也。且兼弱攻昧，逆取順守，古人所貴。若事定之後，封以大國，何負於信！今日不取，終為人利耳。」備以為然。乃留諸葛亮、關羽等守荊州，以趙雲領留營司馬，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。孫權聞備西上，遣舟船迎妹，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，張飛、趙雲勒兵截江，乃得禪還。

劉璋敕在所供奉備，備入境如歸，前後贈遺以巨億計。備至巴郡，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：「此所謂『獨坐窮山，放虎自衛』者也。」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。璋率步騎三萬餘人，車乘帳幔，精光耀日，往會之。張松令法正白備，便於會襲璋。備曰：「此事不可倉猝！」龐統曰：「今因會執之，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。」備曰：「初入他國，恩信未著，此不可也。」璋推備行大司馬，領司隸校尉；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，領益州牧。所將將士，更相之適，歡飲百餘日。璋增備兵，厚加資給，使擊張魯，又令督白水軍。備並軍三萬餘人，車甲、器械、資貨甚盛。璋還成教，備北到葭萌，未即討魯，厚樹恩德以收眾心。

孝獻皇帝辛建安十七年（壬辰，公元二一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曹操還鄴。詔操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，如蕭何故事。

操之西征也，河間民田銀、蘇伯反，扇動幽、冀。五官將丕欲自討之，功曹常林曰：「北方吏民，樂安厭亂，服化已久，守善者多；銀、伯犬羊相聚，不能為害。方今大軍在遠，外有強敵，將軍為天下之鎮，輕運遠舉，雖克不武。」乃遣將軍賈信討之，應時克滅。餘賊千餘人請降，議者皆曰：「公有舊法，圍而後降者不赦。」程昱曰：「此乃擾攘之際，權時之宜。今天下略定，不可誅之；縱誅之，宜先啟聞。」議者皆曰：「軍事有專無請。」昱曰：「凡專命者，謂有臨時之急耳。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，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。」丕曰：「善。」即白操，操果不誅。既而聞昱之謀，甚悅，曰：「君非徒明於軍計，又善處人父子之間。」故事：破賊文書，以一為十。國淵上首級，皆如其實數，操問其故，淵曰：「夫征討外寇，多其斬獲之數者，欲以大武功，聳民聽也。河間在封域之內，銀等叛逆，雖克捷有功，淵竊恥之。」操大悅。

夏，五月，癸未，誅衛尉馬騰，夷三族。

六月，庚寅晦，日有食之。秋，七月，螟。

馬超等餘眾頓藍田，夏侯淵擊平之。

鄜賊梁興寇略馮翊，諸縣恐懼，皆寄治郡下，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。左馮翊鄭渾曰：「興等破散，藏竄山谷，雖有隨者，率脅從耳。今當廣開降路，宣喻威信。而保險自守，此示弱也。」乃聚吏民，治城郭，為守備，募民逐賊，得其財物婦女，十以七賞。民大悅，皆願捕賊；賊之失妻子者皆還，求降，渾責其得他婦女，然後還之。於是轉相寇盜，黨與離散。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佈山谷告諭之，出者相繼。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，以安集之。興等懼，將餘從聚鄜城。操使夏侯淵助渾討之，遂斬興，餘黨悉平。渾，泰之弟也。

九月，庚戌，立皇子熙為濟陰王，懿為山陽王。邈為濟北王，敦為東海王。

初，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，勸孫權以為治所；及劉備東過秣陵，亦勸權居之。權於是作石頭城，徙治秣陵，改末陵為建業。

呂蒙聞曹操欲東兵，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。諸將皆曰：「上岸擊賊，洗足入船，何用塢為！」蒙曰：「兵有利鈍，戰無百勝，如有邂逅，敵步騎蹙人，不暇及水，其得入船乎？」權曰：「善！」遂作濡須塢。

冬，十月，曹操東擊孫權。董昭言於曹操曰：「自古以來，人臣匡世，未有今日之功；有今日之功，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。今明公恥有慚德，樂保名節。然處大臣之勢，使人以大事疑己，誠不可不重慮也。」乃與列侯諸將議，以丞相宜進爵國公，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勳。荀彧以為：「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，秉忠貞之誠，守退讓之實。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」操由是不悅。及擊孫權，表請彧勞軍於譙，因輒留彧，以侍中、光祿大夫、持節、參丞相軍事。操軍向濡須，彧以疾留壽春，飲藥而卒。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，好推賢進士，故時人皆惜之。

臣光曰：孔子之言仁也重矣，自子路、冉求、公西赤門人之高第，令尹子文、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，皆不足以當之，而獨稱管仲之仁，豈非以其輔佐齊桓，大濟生民乎！齊桓之行若狗彘，管仲不羞而相之，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，漢末大亂，群生塗炭，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。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！齊桓之時，周室雖衰，未若建安之初也。建安之初，四海蕩覆，尺土一民，皆非漢有。荀彧佐魏武而興之，舉賢用能，訓卒厲兵，決機發策，征伐四克，遂能以弱為強，化亂為治，十分天下而有其八，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！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，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！而杜牧乃以為「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、光，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、漢，及事就功畢，乃欲邀名於漢代，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，得不為盜乎？」臣以為孔子稱「文勝質則史」，凡為史者記人之言，必有以文之。然則比魏武於高、光、楚、漢者，史氏之文也，豈皆彧口所言邪！用是貶彧，非其罪矣。且使魏武為帝，則彧為佐命元功，與蕭何同賞矣；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，豈人情乎！

十二月，有星孛於五諸侯。

劉備在葭萌，龐統言於備曰：「今陰選精兵，晝夜兼道，逕襲成都，劉璋既不武，又素無豫備，大軍卒至，一舉便定，此上計也。楊懷、高沛，璋之名將，各杖強兵，據守關頭，聞數有箋諫璋，使發遣將軍還荊州。將軍遣與相聞，說荊州有急，欲還救之，並使裝束，外作歸形，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，又喜將軍之去，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，因此執之，進取其兵，乃向成都，此中計也。退還白帝，連引荊州，徐還圖之，此下計也。若沉吟下去，將致大困，不可久矣。」備然其中計。及曹操攻孫權，權呼備自救。備貽璋

書曰：「孫氏與孤本為脣齒，而關羽兵弱，今不往救，則曹操必取荊州，轉侵州界，其憂甚於張魯。魯自守之賊，不足慮也。」因求益萬兵及資糧，璋但許兵四千，其餘皆給半。備因激怒其眾曰：「吾為益州征強敵，師徒勤瘁，而積財吝賞，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！」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：「今大事垂立，如何釋此去乎！」松兄廣漢太宗肅，恐禍及己，因發其謀。於是璋收斬松，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。備大怒，召璋白水軍督楊懷、高沛，責以無禮，斬之；勒兵徑至關頭，並其兵，進據涪城。

孝獻皇帝辛建安十八年（癸巳，公元二一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曹操進軍濡須口，號步騎四十萬，攻破孫權江西營，獲其都督公孫陽。權率眾七萬御之，相守月餘。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，歎曰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；如劉景升兒子，豚犬耳！」權為箋與操，說：「春水方生，公宜速去。」別紙言：「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」操語諸將曰：「孫權不欺孤。」乃徹軍還。

庚寅，詔並十四州，復為九州。

夏，四月，曹操至鄴。

初，曹操在譙，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，欲徙令近內，以問揚州別駕蔣濟，曰：「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，徙燕、白馬民，民不得走，賊亦不敢鈔。今欲徙淮南民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是時兵弱賊強，不徙必失之。自破袁紹以來，明公威震天下，民無他志，人情懷土，實不樂徙，懼必不安。」操不從。既而民轉相驚，自廬江、九江、蘄春、廣陵，戶十餘萬皆東流江，江西遂虛，合淝以南，惟有皖城。濟後奉使詣鄴，操迎見，大笑曰：「本但欲使避賊，乃更驅盡之！」拜濟丹楊太守。

五月，丙申，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，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。又加九錫：大輅、戎輅各一，玄牡二駟；兗冕之服，赤舄副焉；軒縣之樂，八佾之舞；朱戶以居；納陛以登；虎賁之士三百人；鈇、鉞各一；彤弓一，彤矢百，盧弓十，盧矢千；秬鬯一卣，珪、瓚副焉。

大雨水。

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，謂劉璋曰：「左將軍懸軍襲我，兵不滿萬，士眾未附，

軍無輜重，野谷是資。其計莫若盡驅巴西、梓潼民內、涪水以西，其倉廩野谷，一皆燒除，高壘深溝，靜以待之。彼至，請戰勿許。久無所資，不過百日，必將自走，走而擊之，此必禽耳。」劉備聞而惡之，以問法正。正曰：「璋終不能用，無憂也。」璋果謂其群下曰：「吾聞拒敵以安民，未聞動民以避敵也。」不用度計。璋遣其將劉璝、冷苞、張任、鄧賢、吳懿等拒備，皆敗，退保綿竹；懿詣軍降。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、江夏費觀督綿竹諸軍，嚴、觀亦率其眾降於備。備軍益強，分遣諸將平下屬縣。劉璝、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，備進軍圍之。任勒兵出戰於雁橋，軍敗，任死。

秋，七月，魏始建社稷、宗廟。

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。

初，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，聞田銀、蘇伯反，引軍還。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：「超有信、布之勇，甚得羌、胡心；若大軍還，不設備，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。」操還，超果率羌、胡擊隴上諸郡縣，郡縣皆應之，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。超盡兼隴右之眾，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，凡萬餘人，攻冀城，自正月至八月，救兵不至。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，告急於夏侯淵，外圍數重，溫夜從水中潛出。明日，超兵見其跡，遣追獲之。超載溫詣城下，使告城中云：「東方無救。」溫向城大呼曰：「大軍不過三日至，勉之！」城中皆泣，稱萬歲。超雖怒，猶以攻城久不下，徐徐更誘溫，冀其改意。溫曰：「事君有死無二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！」超遂殺之。已而外救不至，韋康太守欲降。楊阜號哭諫曰：「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，有死無二，以為使君守此城。今奈何棄垂成之功，陷不義之名乎！」刺史、太守不聽，開城門迎超。超入，遂殺刺史、太守，自稱征西將軍、領并州牧、督涼州軍事。

魏公操便夏侯淵救冀，未到而冀敗。淵去冀二百餘里，超來逆戰，淵軍不利。氐王千萬反應超，屯興國，淵引軍還。會楊阜喪妻，就超求假以葬之。阜外兄天水姜敘為撫夷將軍，擁兵屯歷城。阜見敘及其母，歔欷悲甚。敘曰：「何為乃爾？」阜曰：「守城不能完，君亡不能死，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！馬超背父叛君，虐殺州將，豈獨阜之憂責，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。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，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。超強而無義，多釁，易圖耳。」敘母慨然曰：「咄！伯奕，韋伯君遇難，亦汝之負，豈獨義山哉！人誰不死，死於忠義，得其所也。但當速發，勿復顧我；我自為汝當之，不以餘年累汝也。」敘乃與同郡趙昂、尹奉、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，又使人至冀，結安定梁寬、南安趙衢使為內應。超取趙昂子月為質，昂謂妻異曰：「吾謀如是，事必萬全，當奈月何？」異厲

聲應曰：「雪君父之大恥，喪元不足為重，況一子哉！」

九月，阜與敘進兵，入鹵城，昂、奉據祁山，以討超。超聞之，大怒，趙衢因譎說超，使自出擊之。超出，衢與梁寬閉冀城門，盡殺超妻子。超進退失據，乃襲歷城，得敘母。敘母罵之曰：「汝背父之逆子，殺君之桀賊，天地豈久容汝！而不早死，敢以面目視人乎！」超殺之，又殺趙昂之子月。楊阜與超戰，身被五創。超兵敗，遂南奔張魯。魯以超為都講祭酒，欲妻之以女。或謂魯曰：「有人若此，不愛其親，焉能愛人！」魯乃止。操封討超之功，侯者十一人，賜楊阜爵關內侯。

冬，十一月，魏初置尚書、侍中、六卿；以荀攸為尚書令，涼茂為僕射，毛玠、崔琰、常林、徐奕、何夔為尚書，王粲、杜襲、衛覬、和洽為侍中，鐘繇為大理，王修為大司農，袁渙為郎中令、行御史大夫事，陳群為御史中丞。袁渙得賞賜，皆散之，家無所儲，乏則取之於人，不為皦察之行，然時人皆服其清。時有傳劉備死者，群臣皆賀，唯渙獨否。

魏公操欲復肉刑，令曰：「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，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？」陳群對曰：「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，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，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。名輕則易犯，實重則傷民。且殺人償死，合於古制；至於傷人，或殘毀其體，而裁翦毛髮，非其理也。若用古刑，使淫者下蠶室，盜者刖其足，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奸矣。夫三千之屬，雖末可悉復，若斯數者，時之所患，宜先施用。漢律所殺，殊死之罪，仁所不及也，其餘逮死者，可易以肉刑。如此，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。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，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。」當時議者，唯鐘繇與群議同，餘皆以為未可行。操以軍事未罷，顧眾議而止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